

節母伏太孺人七旬晉五壽序

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曩在京師有自故鄉來者輒就詢故鄉風俗每聞子弟趨嚮奇異則疾首蹙額不能自己或聞父老猶有敦古處而用高曾之矩矱者則以爲空谷之足音千鈞之一髮時藉以自慰爲其利病所系至切而所關至大也邇來薇蕨餘生匿影荒山不與世接然偶有所聞覺前日之奇異今更不可究詰則益不能堪然則屈賈行吟憑弔之鄉遂無復有蹇蘭攬茝留前王之遺風令人嚮往者耶吾道何之風晨雨夕誰可與語者感喟何能已已夫世教之盛衰非獨系之士大夫卽

婦人女子亦有可見者焉都人士之詩曰彼君子女蓋女也而有君子之行亂離之後有心人與彼都人士並致其思至於不見而不說而苑結而從之邁而盱流連慨慕至於再四而未有已則婦德之修不良足重乎文王之繫家人曰利女貞孔子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其此志也夫近與何遠猷遊每致慨於江河之曰下狂瀾之莫挽而遠猷輒時道其舅母陳伏孺人之賢就詢之則曰孺人之歸吾舅選青先生也勤修婦職井然秩然吾舅得一意爲學與長沙陳韞原齊名未幾吾舅病瘵重以吾外王父余芳公之喪哀毀加劇逾年遂

卒孺人水漿不納外王母黃孺人諭之曰姑老子幼汝不得以
身殉乃強以禮自裁時長子厚謙方九歲次佑謙才五歲耳厲
志柏舟含辛茹苦折蓼畫荻卒以成立兄公箴吾性剛而急早
鰥無子黃孺人命以佑謙爲之子教育近嚴孺人畧無姑息潛
導以孝故佑謙有以慰箴吾先生之心孫鏡松遊學而歸孺人
問其所學異乎舊聞則曰吾家守舊者也汝當慎其所學余維
孺人以冰霜之操訓其子孫以義方而必使端其趨嚮且推其
夫因心之愛於其夫之兄孝友之祥蒸爲太和茶檠之苦回其
餘甘恭儉謹約矢之數十年而不渝而精神彌固 矯激以成

一朝之節奇特以速大眾之譽者難易較然也所謂君子女者非耶所謂貞而利者孰有過於是者耶抑吾聞之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於天不變道亦不變道無古今之異學豈有新舊之殊夏校殷序周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苟有戾於秉彝悖於先王之道者畔耶否耶此不難辨也夫學問之道家國之治亂由之非細故也莫爲之創後之人無所遵而行莫爲之承前之美無以載而遠負荷之義未可泯然將之也厚謙兄弟戲采南陔恪遵母訓不見異而思遷常服膺而勿失則陳氏之興方未有艾厚謙兄弟養志之道孰有大於是者而孺人

之有裨於風化不亦更深長也哉月之十九日孺人七十有五
誕辰遠猷將與諸君子助厚謙兄弟稱慶徵言於予固辭不獲
爰嘉厚謙兄弟之志亦僭爲一言以勉之儻亦與人子旨依於
孝之意也夫孺人聞之當陶然而進一觴也

賜進士出身前禮部典制司郎中加三級吳晦之拜撰